

宋如海編著

272793

62

525.8

目次

青年的力量(代序)

戰時中國學生(前言)

中國各大學的西遷

抗戰前夕之燕京大學

國聯南聯大長征與烏雞

抗戰中的國立西北聯大

金大坐落七日記

中大遷蜀圖記

抗戰中的浙江大學

華南大學概況

大夏大學

武大動盪工業

目錄

何果

陳立夫

宋如海

宋如海

范海軍

其德昌

林

張

吳

陳

湯

547265/c

目 錄

國立西北工學院

抗戰中的川大

重慶大學

國立西北師範學院

國立中正醫學院

湘雅醫學院

抗戰以來之華中大學

附錄

何其梅

侯修松

雲 林

鄧光武

張友聲

青年的力量（代序）

陳立夫

倭寇和我們打了三年多之後，曾於無意中發表出一個結論說「中國青年的力量，不可忽視」。他的證據一個是頭等漢奸湯爾和的兒子乘船到美國去，過日本不肯上岸，又一個是最痛的兒子，不願在敵偽所辦的學校讀書，隻身逃往昆明某一大學去借讀。（東京某談會紀錄）我們不能以人廢言，應該承認這個觀察是很正確的。因此我也願意引用幾個極簡單而更確切的事實，替他作一個註解，就是在敵人用毒和殘酷的方式，肆意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及學校等，以為可以給我們青年一個致命的打擊，同時就可以斷喪我們民族的元氣，使我們的抗戰，無法能够繼續，而所謂「中國事件」也隨之而漸告結束了。我以一個文化界負責人的身分，正式答覆敵人，我們的機關校舍圖書儀器等項物質的部分，被敵人的確是不少，但是敵人計畫中想獲得的結果，恰好和他們的想像相反的。最明顯的一個例證，就是除去淪陷區域不計外，現在大中小學入學的學生人數，都較戰前增很多，我們另統計安插難童表，人人都可以覆按，此外未入正式學校的青年一部分是分別參加各種專業的訓練，成為建國各部門中必需的技术員工，更

有一部分身體強健壯的，都一律投入各軍事訓練機關，穿上戎衣，正式荷戈去充當國前綫的戰士。至於淪陷區域內的青年怎樣呢？說到這裏，我實有無窮的興奮和快慰！我在重慶不斷的和青年學生接觸，其中有很多是從東北四省或平津冀魯等地徒步走來的，他們的衣服很襤褸，但精神非常振奮，他們經過無數的饑餓和危險，但是身體和毅力越磨鍊越堅強，他們已經不是專靠父兄憐憫憐惜過活的孩子了。這樣到重慶到各省各地的青年，每天都有，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其數雖然不易統計，但以本年暑期教育都在重慶一地舉辦戰區失學中學生的登記為例，只是十天左右所登記的人數已達三千人，其餘當可推想而知了。這是就從淪陷區到自由區的青年而言，還有至今尚在淪陷區的，其數目是更多，其處境是更苦，而其行動的表現，更值得讚美。那些拋棄了家庭及其自身所有一切而從事於游擊等項實際工作的，真不知道有若干人，我的家鄉——吳興，本來是有名的文弱之區，在平時一般青年連打雞都認為是可怖的行爲，而現在這些人都成了逐日和敵寇白刃相搏的壯士，有許多胸懷儒雅的学生，居然能手執無數敵人，領導幾百幾千的隊伍，只敵人作小規模的陣地戰，其他素號強悍的地方，青年們的英勇事蹟，更是有聲有色。至於住兩比民家或被環境拘縛的無數學生，他們於萬分無奈之中去

進敵偽所辦的學校，其目的只在解除國坐的無聊，獲得一點必要的知識，最笨文愚他們是不屑接受的，敵偽的一切無恥宣傳更是厭惡痛恨至於極點，即屬漢奸的子女也與湯蘭和殷同等的兒子一樣，沒有幾個願意與其父兄同流合污甘心服從奴化教育的。其中有比湯蘭之子表現更為慷慨激昂的，實已不勝其數。看吧，敵偽裏掩飾和平，正極力開辦學校，真正願意入學者究有幾人？已入學者又是抱何種意念？這個問題我願意等待淪陷區的青年們自行答覆。

上面這個簡短的敘述，實不能盡中國青年對於抗戰所表現的力量之千百萬分之一，只不過是對敵人觀察所得結論略舉一二例證以資解釋而已。我現在想說的是中國青年何以會有此力量，這個力量將會產生甚麼結果。

對於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我以為中國青年的力量，就是中華民族的力量，也就是中國文化的力量。我常常說我們中華民族的抵抗力是非常雄偉的，時間愈長，力量愈大，侵略愈抵抗愈堅，從黃帝對抗蚩尤起直至現時為止，歷史上的證驗，真是指不勝屈。（參看學生之友一卷六期）何以我們能夠如此，這是因為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個「生我所欲，戰我所欲，舍生而取義」的共通信念，在平常的時候，則以睦邦族，以敦教化，在

危急的時候，就發揮出「威武不屈，貧賤不淫」的偉力，而凝成這個信念完全是從日常生活的教育中陶鑄而來，我們一般的意見，對於一個受教育的人，並不以其能讀幾本書，懂得幾個公式爲滿足，必須先要懂得幾種做人的道理，反之，果若懂得了做人的道理，雖不讀書，也算是受過了完全的教育。第一個道理就是仁。所謂仁其解釋爲「相人偶」，就是人與人相處的方式。你要予智自雄，奴視他人，而是不能與人爲偶，就失其所以爲仁，不仁者稱爲殘賊。殘賊之人謂之獨夫，一爲獨夫則無所往而不作惡，這樣的人，人人可得而誅之。日寇在平時的教育，對中國人乃至東亞各民族始終抱着一種輕視的成見（日人對其本國婦女極輕視，而對韓大台人之兇暴無理更不必言了）他們根本就沒有仁的觀念，故到戰時盡發揮出其殘暴壓制的獸行，而彼尚欲以「建立東亞新秩序」自詡，則其所謂「秩序」者，必須要將日本人口外的東亞各民族完全毀滅盡，然後才可以建立得起來，而「毀滅奸國賊，自視爲國種奴才」尙還在數人的饑餓之下，希圖邀其仁德而能「全生存」真是愚昧得可恨亦復可憐！

第二個道理就是義，義是以地因時以人而制其宜的一種正當的有意，就是當着大難生存，障礙的時候，必須要用種種方法予以掃除，即使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

很多人誤會了以爲中國人是最容易和環境妥協的民族。隱忍而安的思想，籠罩着整個的社會，其實這完全是皮相的說法。我們中國人天性愛好和平，厭惡戰爭。確是事實，但厭惡戰爭，並不是不許戰爭，也不是畏懼戰爭，可以說是長於戰爭，歷史上的實例極多，茲不縷舉，卽如這次對倭抗戰。我們

總裁曾經鄭重宣告世界說：『和平未至絕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兩句話將我們中國人處事的態度，表示得最爲明確，所以到了不得不犧牲的時候，我們是不顧一切的不達目的不止的。

第三個道理就是禮，禮解作理，一作廢，就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種法則，敵寇專門聚集國人一致唾罵的亂臣賊子貪污醜惡的漢奸，成立許多偽組織，想用以統制四萬五千萬無瑕的中華人民，其結果只做到日寇所統治的地方強迫行人脫離鞏固，而不能使漢奸在羣衆中一昂其首，因此多有一個偽組織，就要麻煩敵寇多派一批保護的兵力，敵兵益去之且，亦卽假組織解體之時，試問在抗戰三年半中間，所有大大小小的偽組織，有那一個離開了敵人的兵力，能終立起地下的秩序？原來興起於敵而終於和，離間而漢奸致滅？誰能與漢奸同謀？不念天理人情的人，在中國人的心目

中是根本廢棄的。

最後的一個道理是智。知識是人人所不可缺少的，但知識並不是讀死書，記公式，必須要能够審問之，辯思之，明辨之，然後才算是有用之學。換句話說，知識是對前三種做人的道理的輔助，所謂「讀聖賢書，學做人事」，就是學做人的道理。智與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這好像是答非所問，其實孔子的意思，是以顏回能做到不遷怒不貳過，就是他的學問最好的具體表現。現有不少漢奸也讀過書，鄭孝胥梁鴻志諸奸均負有詩名，然而他們讀書再多，又有何用。秦檜以狀元出身而位至宰相，不過換得一身鐵像，長跪岳王墓前，永受世人唾罵而已。

總之，我國的人生教育，是將對人處世修身合而為一的，自遠古至於現在乃至無窮盡的將來，都是一貫的保存在每個人的性靈裏，一到緊要的時候，就發揮出無限的光芒，羅艾士說：「一個人只有盡忠於比他本人更偉大的事件而後滿足」(To J. Moree Pa Moore's Morals)我們中國人對於處置偉大事件，是從來不輕易放過的，所謂士窮見節義，這是幾千年來多少仁人義士留下的極寶貴的教訓，現在我們的青年所表現的

一切，正是這個教訓的複演。歡迎以為不可忽視而感覺震盪，在我們正是家常便飯，毫不足奇了。

我們有這些可愛的青年，對於我們抗戰建國的前途，將會發生無量的結果，我願這一個答案，人人都已瞭然於胸，用不着詳加敘述了。不過或者還有人會懷疑我是故作樂觀的宣傳，仍不得不引證一部分事實以告慰於全國的同胞。

第一是現在我們青年的思想行動比較更為切合實際，過去一般空談幻夢之弊，已逐漸減少了，自敵人對我國文物肆意摧毀，我們唯一的愛國，就是拚命的建設，現在的成績，自然是離去理想甚遠，但以其進步的速度來說，相信我們中央對於建設新中國的偉大規模，一定可以由現時的青年來完成。現有兩個最為明顯的事例，可以作為推證的根據，一是現在學生對於學習的志向，大多數都趨向於實科，茲將近三年各公立專科以上學校錄取學生人數統計表列如次。

科別 工 理 農 醫 文 法 商 師 範 總 計

廿七 年數 一，三九四 二，五六〇 七，三二六 六，三九六 〇，二一八 六，一，〇九一 五，四六〇

廿八
年度一，二六〇五〇六二四三三四一三八二六九〇一七六
廿九
年度一，二七一二四〇六〇六四三七七八九七二三四二
又按該校學生總數二十七年一，二九八二八二〇〇六八二九九年約二萬
數千人。

爲甚麼進工科的人特別多，就是因爲社會的需要大，也就是表明建設事業的猛省。其次是學生畢業後的出路，也不若在前那樣之覺困難。每屆畢業的時期，教育部即將所有畢業學生的人數，依職別詳列，分別向各機關介紹，但這些都是需要者多過於供給者，有許多學校的畢業生大部分均不等待介紹，就被人事聘而去。我們現在唯一感覺到的困難，就是現有的學校，不能盡量容納志切入學的學生。大家都一致看到今後的建設事業，需要大大的加速發展，需要的建設人才，在目前不知還要增加若干倍數，不只工科如此，文法商師範等亦復相同。因此在一般學生的觀念中，都有一個極其嚴重的感覺，就是將如何應用自己的學力來爭取社會的地位，於是都不覺中都養成了一種切實努力的風氣，雖在空曠不斷威脅之下，防空洞中一樣有人在上課讀書。

其次是吃苦耐劳的風氣確實養成了，現在各級學校的學生大部份均自戰區流離轉徙而來，他們對於生活所感受的苦痛並沒有絲毫的不快，就以最近的情形來說，因為物價增漲，各校的伙食，會受着相當的威脅，每餐只有一碗蔬菜，飯亦不得飽食，在平常還可以引起風潮的，現在不但不起風潮，反而養成一種良好的習慣，就是不覺大中小學的學生，都一發學習耕田種地和其他種種的勞動，食的問題大致解決了，身體也隨着健實起來。有人說現在一個中學畢業的學生，其處世的經驗，至少是比抗戰以前進步了三年，這話是相當正確的，你要在每次空襲以後到被敵機炸毀的區域巡視一下，見着成羣結隊的許多青年學生或者救死扶傷或者維持秩序，其忙碌興奮之狀，真要使你感慙至於下淚。我們總裁曾因此勉勵一般人說『我們有這樣的民族精神，而謂民族不能復興，其誰能信』。真的我們的青年都已知道如何以身於國，他們再也不願將他們寶貴的光陰和體力隨意消耗到毫無意義的行動了。語曰：『多難興邦』，我們堅信自由快樂的新中國，已經在不怕苦不畏難的青年羣中確實的建立起來。

第三是辨別是非精誠團結的意識擴大了。在一個山野偏僻之區，建造幾座草屋，集合若干各地奔來的教員學生，即刻就上起課來，沒有桌椅，大家站着聽沒有書籍，大家

抄着讀，沒有人說這不是學校，更沒有人說國家忽略了青年。反之，無論一個甚麼學校的學生，都知道他和國家的關係，他的一言一動，都要以國家爲前提，有人操到衣食的粗劣，他會答復你前方將士的辛苦，更應該顧念。在大家爲寒衣募捐，或是慰問抗戰軍人家屬的時候，假若有一二不明事理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的人，要想藉藉來掀動風潮，總會即刻遭受嚴重的譴責。自然現在的學校中，並不是絕對沒有問題，但是以政治關係而發生糾紛的，可以說是非常的少。這就是大家都已透澈的瞭解了，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我國建國的最高準繩，只有服從我們的總裁才能達到建國建國的最後目的。從前德國被拿破崙打敗以後，費希特等不斷向德國人呼籲，要提高國民的品德。增進國民的瞭解，才能够雪恥復仇，振興國家，果然造成一個科學發達的強大民族，以我國今日的處境，比之當年的德國，自是更爲艱苦，但以今日我國青年這樣的能够明是非，重團結，也必然會締造一個光榮燦爛的國家出來。

還有其他關的青年前途令人感覺樂觀的現象，一時也是很多。總之敵人的砲火驚醒了我們的青年大眾，使能爭敢革新，向着偉大光明的前途邁進。敵人已覺得中國青年的力量不可忽視，我們又豈可妄自菲薄，而不更加淬勵。汪逆兆銘有一篇告青年的文章

，大意是說他之降敵賣國，是學法國的貝當，因為年紀大，經驗多知道投降可以得到和平。貝當對不對，只有讓法國人自己去批評，而法國之不能不和，是因為前線有二百萬大軍被俘，固若金湯的馬奇諾防線被突破，雖不降也不能再戰，但法國人心不死，至今還有戴高樂將軍等一般法國人的自由奮鬥。我們自抗戰以來，迄今仍保持着原有的武力，而且比以前更為增強，敵人佔領許多交通據點，並不能統制任何地方，這和法國的情形已經絕對不同。再加以敵人那樣的尷尬，能，官廳畢露，妄欲比之於德，更是荒唐不經了，汪逆等沒有勇氣效法戴高樂，也够可恥了，還要叫我們的青年去學老貝當豈不更滑稽可笑嗎？其實敵人早已知道漢奸們無法能够接近青年，連他們自己的兒女也無法能够駕馭，所以才說青年不可忽視，這使漢奸們感覺到刺心的愧恨，所以汪逆一面拉出個貝當來聊以自解，一面拿出大批金錢來，津貼幾個學生以作裝點門面的工具，這樣心勞目拙的醜行，稍為有點正義感的人，已為之不勝其愧汗無地，又如何能不使正氣磅礴的青年一致唾棄呢！

今天是抗戰後的第四個新年，我們為人類正義而抗戰的大義，已經展露出萬丈的光茫，照耀到世界的各隅，勝利的凱歌將和着明媚的春光降臨了。青年們，把你們所有的

力量，一致發揮起來！

戰時中國學生

世界學生會
中國分會書記 宋如海

一九三七年夏，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有一位外國朋友向我問道：「在這嚴重的國難期間，中國學生將要幹些什麼工作？們還能繼續讀書嗎？」現在讓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許多中國學生，激於愛國熱誠，自動加入了軍隊去作戰。有的參加慰勞隊，到前方去慰勞抗戰的將士，或在前方看護傷兵。醫學的組織起來紅十字會的救護隊，中等學校的女學生很多受了訓練之後，去當女看護。政治的同學們認為抗戰是他們實行理論的好機會。甚至高小的小學生們也組織起來成千成百的宣傳隊。到後方來的難童們也參加了抗戰救國的兒童劇團。總而言之，所有中國學生，都在自己底崗位上獻身為國，爭取勝利。

當日寇進佔我們沿海各省的時候，我們許多大學，中學，小學，都遷移到內地來。這樣大規模的遷移，使一般同學們，受盡了千辛萬苦。可是他們披荆斬棘，克服種種困

難，終於能够搬到內地來上課。同時經過這番磨練，他們身體更結實了，他們底眼光更遠大了。許多學生爲着到內地來就讀，爲着呼吸自由的空氣，不惜跋涉千里，他們是跡所經的地方，對一般社會與經濟狀況，都得着實際考查的機會。

許多學生能够不避艱險，願意在前方工作。報紙上不時登載着他們種種見危受命，爲國捐軀的事蹟。例如在上海作戰時，許多大中學學生加入正規軍，走上火線，壯烈犧牲，可歌可泣。

記得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間，蔣委員長在牯嶺對全國知名的教育界講話，中間有一段說：假如戰爭不能避免的話，中國各校當局要注意兩件事：第一要準備戰雲滿野的長期抗戰，第二要準備營壘從來未有的痛苦。在這以後，無數學生本着領袖的訓示，自動去參軍事訓練，這種現象是從前沒有的。

除了入伍殺敵的同學而外，還有一部份接受領袖底勸告，在自己本位上埋頭苦幹，預備更爲重要的工作。爲適應時的需要，各校的課程都重新調整，各種自然科學和緊急救護類的科目，學習的人突然地增多了。同時，他們更以餘暇，從事於農民教育的推廣，有的更參加了「節約運動」和「獻金救國運動」等等。此外，他們還不斷地